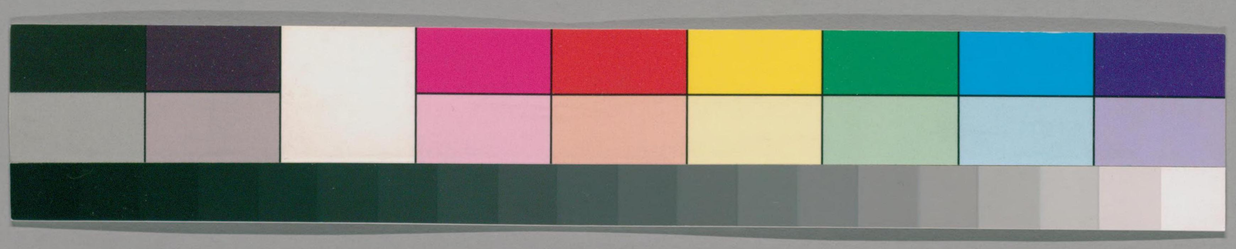


853
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一

閔公 公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為漢景帝諱莊公子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諡法在亡國逢難曰閔

周 詳見隱

公元年

鄭 詳見隱

公元年

齊 管仲為政

宋 詳二見二隱一公　元一年二

晉 獻一公十一六一年是ノ年晉作レ二二軍一ヲ

衛 魯閔一公二一年狄滅スレ衛ヲ宋桓一公立テ二衛ノ戴一公ヲ以テ廬二于曹一戴一公名、申立其年卒スレ而立二文公一ヲ

蔡 詳二見二隱一公　元一年二

曹 詳二見二隱一公　元一年二

滕 詳二見二隱一公　元一年二

陳 詳二見二隱一公　元一年二

杞 詳二見二隱一公　元一年二及二僖公一元一年二

薛 魯莊一公三一十二一年薛伯卒ス

莒 詳二見二隱一公　元一年二

邾 文一公五一年

許 穆一公三一十七一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小邾 見二莊公一元一年一

楚 令尹子一文為一政ヲ 詳二見二隱一

秦 詳二見二隱一公 元年一

吳 詳二見二隱一公 元年一

越 詳二見二隱一公 元年一

庚申 惠王十六年 元年 齊桓二十五年 晉獻十六年 鄭八年 蔡穆十四年

鄭 文十二年 曹昭班元年 陳宣三十二年 杞惠十二年 宋桓二十一年 秦成三年 楚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左傳 不書二即一位一亂ヲ故也 公羊傳 公何ヲ以不二言一即一位ヲ繼二弑君一不二言一即一位一孰ヲ繼ヲ繼二子般一也一孰弑二子般一ヲ慶父也一殺二公子牙一今將一尔季子不レ免ヲ乎一不レ免ヲ而不レ免ヲ遏レ惡ヲ也既ヲ而不レ可レ及ヲ因ヲ獄ヲ有二所一レ歸ス不レ探二其ノ情一而誅二焉ヲ親ヲ親ヲ之道ヲ也惡ヲ乎歸ス獄ヲ僕人鄧扈樂二莊公一存ヲ之時樂魯淫二于宮中一子般執ヲ而鞭ヲ之莊公死ス慶父謂ヲ鄧扈樂一曰般ヲ之辱尔ヲ国人莫レ不レ知ラ盍弑ス之ヲ矣使レ弑二子般一然ル後誅二鄧扈樂一而歸ス獄ヲ焉ヲ子至ヲ而不レ変ス也 穀梁傳 繼二弑君一不レ言レ即一位一正ヲ也親之非レ父ニ也尊之非レ君ニ也繼レ之ヲ如二君父一也者文ヲ固ヲ焉尔

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慶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内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周礼〕太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注〕謂慶於国為位而哭之未有諸侯之慶而不告于王者也〔汪氏曰〕如昭公七年衛襄公卒齊悪告喪于周職喪掌凡国有司謂王有諸侯国有司謂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治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賛主人〔汪氏曰〕凡国謂諸侯国有司謂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替司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賛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家氏曰〕子般若莊之太子雖非嫡子而受命於其父般而見弑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也驟板幼子而授之以国以其為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故春秋不書即位〔張氏曰〕閔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齊桓若能依父靖于天子誅衰姜慶父為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国以致閔公為弑逆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劉氏曰〕左氏云不書即位亂故也非也去年十月子般卒今已三月亂亦定矣必若乱不成礼何以能朝庙乎朝庙豈非即位乎

齊人救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霖梁傳善救邢也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救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汪氏曰周礼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故列国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

權救者是則不救者非王師出救而諸侯不救衛狄來救而中国不救遠国往救而四鄰不救皆罪也救而訊其次則著其不及於敵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同列諸侯之有兵是不異同室之人鬬也安得不救而起整兵赴難邪

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張氏曰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興救邢之師論語以免民左氏社之功歸於管仲蓋仲發其端也王氏曰說者謂邢被戎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經並二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之救未為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將卑師少既而狄又入衛

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諸侯之兵其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廬陵李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為務其盛則救兵不貴於將卑師少此書人者其亦桓公未力於救患也與救而書次同一伯者之心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穀梁傳〕莊公薨而後葬也於辛酉事乎加之矣〔汪氏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弒於齊九月而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国亂子弱危不得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弒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一作洛）（公穀）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以之待之〔穀梁傳〕盟納季子也〔汪氏曰〕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ス）

〔左傳〕嘉之也〔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穀梁傳〕其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程氏曰〕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杜氏曰〕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国人所思故賛而字之〔胡氏曰〕子男子之美稱〔范氏曰〕大夫出使歸不書執政後致国内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人心也故皆喜曰季子來歸〔啖氏曰〕国人陳齊侯命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
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
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
是賢也春秋欲没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
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陳氏曰〕其稱季子何貴之
稱稱之也季子酖牙以立般也而慶父卒弑般於
是奔陳閔公立尚幼盟齊侯于落姑請復季友未
知孰爲之也慶父爲之則閔公不弑以閔之見弑
則非慶父之意而国人爲之也国人之欲歸季子
以已亂也而季子雖歸俄而適邾則国人何資乎
季子之歸不召之不名之斯以美之成而奔公之
篡不成莊公之統絶慶父之篡不書如知不書全季子之
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知不書全季子之
也

〔歷氏曰〕季友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而季子力不能
正遠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
其歸不訓而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閻
川吳氏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為內主蓋唯恐季友出以
避禍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而為国計計
之歸閔公九歲尒孰能奉之出會覇主而為国計
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国能如衛之石
碏深謀秘計告于覇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覇令
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
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
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于即以待之若不
敢背覇主之盟而狹小子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
覇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
魯大臣之有謀也〔張氏曰〕邦之机阻有親且賢孰
不賴之季友遏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
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
而召之歸魯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特字之而書
來歸所以著季子之足以為国之輕重而叙魯人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其來歸之情也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賢者諱爲親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罰訟周厚本枝而庸且仲黜蔡鮮音仙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讐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朱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如此覺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處便沒理會或只

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又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二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大子書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汪氏曰朱子謂夫子書季子恐只是因舊史之文又謂成風闕季友之義乃事之自是大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竊疑左氏所載占筮之辭多不可信苟謂季子非美之之辭然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字稱聖人必有深意也盧陵李氏曰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說公羊稍異何氏以爲季子辟內難而奔陳也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陳恐其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訖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與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相之会不致而起季子託公于齊侯也齊後日繼魯本感洛葛之故今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

冬齊仲孫來

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以仲孫之言為然猶未已也臣聞之国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礼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不敢不言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不敢不言公曰告夫三子者何哀公曰魯難未已子胡不請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公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詢之也

胡氏曰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詢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訓之以其猶曰務寧魯讎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奪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効齊侯因亂以取其国者則無以貶之矣哉趙氏曰病桓公而嘉仲孫也陳氏曰書來訓也仲孫之來覘魯也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幼落姑之盟嘗請於齊僅能復季子而已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懵然使人以覘魯曰是可取乎桓公伯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爲利書來不書事所以病桓也張氏曰

仲孫固有罪矣然其言魯東周礼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国於俗壊之日仲孫之智善於覘国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春秋所以貶仲孫而不名以為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永嘉呂氏曰

言來而罪自見矣廬陵李氏曰春秋直書來者祭伯祭公州寔仲孫介葛盧白狄而已独齊仲孫來書法似與祭公來同蓋上不書使下不書事皆為交訊之也然祭公以遂事為訊仲孫則以不能朋於奉使之義故貶之同於私行之例耳○啖氏曰公穀云是公子慶父疏之故言齊仲孫之仲孫謂是魯之公子謬亦甚矣廬陵李氏曰春秋直書來者祭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得其義張氏又兼得二家之旨無餘蘊矣

附録

左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万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極又焉得辜不如逃之無被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伽乎死家夭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方之後必大方盈數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方筮仕於晉遇屯三之比三辛廖占之曰吉也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番昌震爲王車從馬足君之兄長之毋覆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辛酉　惠王十六　晉獻十七　衛
七年　二年　懿九　秦穆十五　鄭文十三
曹昭一　陳宣三十三　杞惠十三
宋桓二十二　秦成四　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曰陽国名齐人逼徙之張氏曰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其国也家氏曰齐桓迁邢义也爲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別擇善地以爲之国都覇者之所得爲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国以爲附庸并無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辞也啖氏曰移其国於国中而爲附庸蓋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吳戎繼絶之心也汪氏曰齐人自欲迁也戎譚戎遂桓不復見也邢迁東夷非齐迁之乃邢人自欲迁也戎譚戎遂桓不復見也邢迁東夷非齐迁之乃邢則不絶其祭祀矣存邢存衛存祀則兵戎繼絶之意也伯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也

附録　左傳春虢公敗犬戎于渭狄之儁曰無德而禄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左傳〕速也〔公羊傳〕其言不吉何言乎吉者未可以吉也昏為未可以吉也三年矣昏為謂之未三年矣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昏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二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訊何訊爾訊始不三年也〔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閻氏曰〕據大傳喪服小記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祝氏曰〕禘是祭之甚失甚遠者若時祭及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一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注氏曰〕公羊文八二祫祭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魯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于王制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今按公羊言太祫之礼魯子問乃特祫之礼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劉氏曰]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礼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嚳顓頊夏之所自出黄帝也而祖嚳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矣今魯說用天子礼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王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冥堂胡氏曰]諸侯有祫無禘然尊而天子卑而大夫亦問有言祫之名省為合食於其祖而言尒非別有祫祭之礼

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礼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礼樂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於太廟以上祀周公[祭統]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嚳顓頊夏之所自出黄帝也而祖嚳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說用天子礼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王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冥堂胡氏曰]諸侯有祫無禘然尊而天子卑而大夫亦問有言祫之名省為合食於其祖而言尒非別有祫祭之礼

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太嘗禘是也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然則可乎孔子曰

魯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宋子曰]春秋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礼而已[冥堂胡氏曰]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皇皇務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冥堂胡氏曰]宗廟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言天子諸侯有先也七世之廟天子之先則有天子祀先之礼五世之廟諸侯之先則有諸侯祀先之礼魯侯国而以王礼祀周公之廟則非所以事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或者疑之而問其說則曰不知者禘国之大事也夫子居是邦而不私議也其国事於礼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而書以志郊禘言吾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

也 〔何氏曰〕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杜氏曰〕三年因是以大祭以審昭穆之次於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廟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訓〔高氏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禘為然哉

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杜氏曰〕新主既立特祀於寢〔趙氏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之廟為之即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僖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二文王也〔汪氏曰〕禫于祖父曾子問卒哭成事祔之祭名然而後主各反其廟注云卒哭成事先祔之則莊公葬已踰年主當祔廟但不當吉祭耳今曰禘于莊公蓋以告禮時祀于寢耳

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永嘉呂氏曰〕魯禘非禮春秋書之則不勝書於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書之〔陳氏曰〕以其不勝訓訓其甚者耳〔家氏曰〕禘禮當行於大廟今禘于莊公將屈尊從卑悖於禮者也苦特於莊公而不及太祖群廟之主烏在其為審昭穆乎此失禮中之失禮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魯固行之已久不足訓矣〔張氏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趙氏程氏言之詳矣今喪未二十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戚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慕而為之又非他日僖禮之所得比矣〔屈川吳氏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僖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為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倉卒非禮非義而其名非矣一十本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真笙筆也〔秦溪楊氏曰〕閔公喪未畢窮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於周公之廟而禘之禮始紊僖公八年用禘禮先祖叙昭穆用致夫

人於廟而禘礼始典祫渭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礼之始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礼矣況僭用之於莊公又禘于大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礼乎

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趙氏曰】周礼記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傳亦同毛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協韻故云爾其實祠礿掌烝嘗掌礿之名王制祭統春礿夏禘祭義春禘秋嘗祭統春礿夏禘祭義春禘秋嘗皆云夏殷礼周以禘為殷祭故更名春曰礿夏曰禘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特牲春禘而秋嘗郊社篇或郊或禘孔氏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荀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賜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差違其意故王異說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掌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礼哉左傳宮囊宮又晉人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囊宮又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蓋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皆妄引禘文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尔【程氏曰】閔公禘以二十七月乃夏之五月故記禮者或云夏禘以禘之時文互不同遂誤為時祭且魯祭禘以二月乃夏之三月故記禮者或云春禘以禘之時文互不同遂誤為時祭且魯祭非礼其祭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為當也如桓公五月烝夏嘗乎然先儒所論禘礼程子與文定父子以為合祭羣廟之主而朱子師友從趙氏以謂不然羣廟之主故朱子謂程先生之云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廟之主皆祭之恐未然顧古礼盡亡不可詳考趙氏據記之大傳小記程子因漢儒之說而分禘祫其謂禘為合祭與之不合祭雖不同然皆推其始祖所自出而非諸侯所得祭也纂例訓左氏云禘于武宮經止書有事云禘于僖公而經書從祀則不可信明矣其曰晉人有禘則曷為唯魯一国有禘樂耶○【刘氏曰】公子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云未可以稱宮廟非也此直就莊公主之耳尹陵李氏曰春秋書禘二ノ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太廟皆失之中又失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中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魯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合食惟趙子得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下齮賊公于武闈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尒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尒季于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親親之道也既而不討又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穀梁傳不討罪子也

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陳氏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弑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罪薨十一二公所同也不地不罪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徒具矣觀於刑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於史克之頌汪氏曰魯頌小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今按朱子謂魯無變周非夫子所刪故左傳所記當時列国賦詩及吳季札觀周樂皆無魯頌之孤裘皆諷刺之詩或夫子所刪耳或問吾黨之直者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後世緣此制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

肉之恩〔前漢書〕地節四年詔曰自今子首譖父母大不孝父母皆勿坐〔冊府元龜曰〕今律大不孝謂毆詈祖父母者入十惡〔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吾臣未嘗相弒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麗不地之旨故二百爾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麗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汪氏曰〕如路寢小寢高寢〔若卜楚宮之類〕獨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脩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汪氏曰〕如漢平帝紀稱帝崩不言所弒直書

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汪氏曰〕如魏高貴鄉公紀稱成濟前刺帝又出於背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張氏曰〕凡人於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隱乎然諱国惡者臣子之礼存事実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礼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変其常又比事屬辞以見其実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弒国幾滅亡雖欲諱之而不可掩矣〔汪氏曰〕或謂不地固見其弒終無以實不可掩矣〔汪氏曰〕或謂不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因着乱賊之罪夫君薨必書地乱賊之罪無所逃其傳察隱閔所以不地之由則乱賊之罪無所逃矣況羽父再不氏於隱薨之前未人孫慶父弑比書於閔薨之後鉄鉞之誅顕然于筆削之間矣或又謂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蓋共仲孫敖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書葬而公朱閔公之例耳○〔劉氏曰〕季子力不能誅故逺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他国ニ尓設令季子ノ力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公羊之説非也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書葬言凡其葬皆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母葬子之説亦非也何足為義乎穀梁之説亦非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音遜〔穀梁傳〕孫之為言猶遜也諱奔也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范氏曰文姜有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輕重之差〔東氏曰〕文姜无二妻道一哀姜无二母道故文姜一下見貶絶之二哀姜再見而後貶絶也

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絶一書再書屢書而不諦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国人習而不察将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斐卜齮之双交發于党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国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

〔汪氏曰〕莊公之娶哀姜納幣観社逆女屢往以致其勤丹桓楹刻桷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与公偕至悍然驕狠之態已見於薦舎之時矣蓋哀姜習聞文姜淫妬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則於莊公乎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无義惡之心与弑閔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而无惻隠之心一実荘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然哀姜孫邾不去姜氏者文一姜孫于宗国不削姓一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于邾魚不去姓氏而絶之意已着矣當是時魯君再絶幾至亡国其應不亦惜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乱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斉而奔邾者蓋有深行悪謀自懸於心而畏斉桓故不敢帰文貞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匡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之喪也【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斉而奔邾者蓋有深行悪謀自懸於心而畏斉桓故不敢帰不敢帰文貞也

【匡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之喪也千莒莒人帰之及慶父弑二君魚殺子般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

也故斉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於斉人取而殺之于夾以其尸帰僖公請而葬之【穀梁傳】其曰出入絶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陳氏曰】宋方奔陳魚殺之不書慶父奔莒又奔邾魚殺之亦不書所以褒子般之責也

閔公立而季子帰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浅其謀未浔盡行也【趙氏曰】慶父弑子般季子不誅之者【季子之威】令未著力不能尔非不討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悪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顕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衆之援内

協国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国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知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失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内有朱虚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大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史記】呂后紀后崩諸呂欲為乱朱虚侯以呂禄女為

婦知其謀陰告其兄齊王袭令發兵以為内應諸呂使灌嬰擊齊嬰與齊楚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平勃令紀通持節矯内勃北軍復劫郦商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之勃尚恐不勝未敢認言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者呂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来謀之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取臣之道是以至此極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鑑也或問慶父弑二子
公子牙典軍同宮胡氏曰軍不稱公子者為戒其
威之漸慶父書出奔罪自見矣高
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
公子慶父実弑二公也張氏曰慶父与子哀姜謀弑閔
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国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子友適
知之時使魯正慶父之罪致辟于前人以致兩弑其
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前人以致兩弑其
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
與叔牙同無復軽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
以不書国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欤汪氏曰慶父継
弑兩君勢傾魯国顧不能寘君以自詫而避罪出
奔者蓋人人党悪以為利則乱賊無所容其身使无国
人人知大悪之猶討則乱賊自詘人人挙卜對之譽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亟也
使季友適邾而龜蒙曲阜之衆無石碏甯莠之謀
則共仲之奔亦未若是之速也然則慶父之奔蓋

自知罪大悪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矣伯禽之誅
而不得不奔耳然魯人求慶父于莒既至而縦嘗
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死
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賊矣孫邾叔牙而公孫敖為卿无以異於公孫茲則魯人必
納慶父之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
以共仲弑逆罪非叔牙比而削其喪歸以絶之欤
陵季氏曰宋方出奔陳陳人受賂而後歸之慶父
出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慶父
誅以通逆主罪陳莒也
絶之也按例大夫奔皆言
氏曰慶父出奔公羊杜
恩夫慶父弑二君魯国
于子般閔公之難国
報乎張氏陳氏之説是矣

附録　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
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為
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
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遂以
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此三君死讎亡年無君欲取魯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雩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或曰自雩門至于鹿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穀梁傳 其曰來喜之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施也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字賢之也

杜氏曰 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魯人貴之故不書名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宅經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劉氏曰 魯君弑国乱上卜莫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安齊桓公鞫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伐之也非正之也高子能深執忠臣之義勉其君以此見櫂在高子高子之為人臣忠也從衆不從命矣【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陳氏曰】不言使其諏有君之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故皆以子稱之也【陸氏曰】大夫之美者莫過於二子故皆以子稱之也【王氏曰】魯危而不書使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辭又與楚屈完來盟不書使同【汪氏曰】仲孫高子之來皆所以窺魯之經皆不稱名而傳有予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則見其徒來規魯国之虛实不能預其亂也高子言來盟則見其不貪魯国之土地而遂能定其難也況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弑夫人慶父奔邾慶牢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京姜誅而魯国无事矣魚氏曰仲孫字而不名則亦未足深責特无善之可録未若高子之安定

繼絶有庸於魯耳又曰來盟不稱使者三皆非前定然高子之定難而存魯国屈完服義而從中国皆美之也華孫私交而无君命則貶之也事同而褒貶不同者宋魯无事而華孫來結盟則罪也春秋屬辭之义必考上下文而觀之【臨川李氏曰】凡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桀伯蔡仲武氏子毛伯宋司馬華孫高固之類是也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竟辭焉無大夫則屈完書楚有大夫則高侯書子皆貴之所以別於私交也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此得之又曰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善国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及春秋之所訓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及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劉氏曰】公羊云不稱使我无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且慶父出奔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无君乎盟于貜則僖公已立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无君乎貜齊无君文不沒公即魯无君何故沒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伐
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一月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甯莊子矢使擊之曰以贊国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听於二子渠孔御我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因以華龍滑與之礼孔以告遂從之又敗諸河上初惠公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及敗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又公為衛之多惠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上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詭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伯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掌謂河南劉弃曰史氏記繁而志寡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繡有次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龜山楊氏曰衛之淪亡禍乱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礼先亡而国隨之矣因以是說攷於歷代

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

汪氏曰姐下齊莊陳盡蔡景之殺身秦呂不韋漢梁冀之敗家晉賈后逞亂隋煬烝陳夫人之亡其國唐高宗武后申宗韋后玄宗楊貴妃皆幾至滅亡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戲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張氏曰衛之戒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恥樂忘政然離散国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為之建国家社稷祀此所以正書入也以五十年之論於亡滅之故治国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蔓則滅可不戒哉陳氏曰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国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棄亂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

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邾或以桓公不能棨戟狄故為之諱或以為美桓公能卻戎狄於衛未滅之先而猶能存衛於狄既滅之後其於興滅繼絕亦無幾焉然此乃言外之意比事考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宋滅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之以國之善詞又春秋之變例也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乎其將也鄭伯惡高克畏其強而逐之將逐而不納棄其師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師也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汪氏曰左氏不言禦狄蓋鄭之君臣以禦狄之名而實無知狄之志也]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宋子曰]孔氏以是詩為公子素所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高氏曰]鄭伯而何蓋人君之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矣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張氏曰]舜授禹之辭曰后非衆罔與守

郭文宗廟社稷主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体也今以欲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国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啟疆之心一旦乘虛則弟必東手就亡矣[鼇川吳氏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面歸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鬬之事乃使其臣將兵于外久而不得歸致其衆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或曰高克進不以禮舍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委權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十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

[五代]史晉桑維翰傳出帝即位延廣用事與契丹絶盟維翰言不入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魏國公事無鉅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一制書指揮五季之末維翰能之

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家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責也[陳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棄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之也[陳氏曰]高克本鄭伯克段為義則太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于鄭為義則王子帶不書奔[汪氏曰]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胡子髡沈子逞滅自滅也若曰非有能殲其衆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国滅其身者耳此聖人以事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附録 [左傳]晉使緩公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
守曰監国古之制也夫帥專行謀誓軍旅君與之
国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
君失其官帥師不威悖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
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
而退見太子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焉
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无
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
养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
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无悪
兵要遠災親以死孰災又何患焉狐突欷曰吁事之
徵也衣身之章也佩事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
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
卒際其事也衣之麗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
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麗凉冬殺金寒玦离胡
可待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养曰帥師者

受命於廟受賬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厄命可知
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厄奇无常金玦不
復雖復何為君有心命子以金玦曰金寒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
違之以盡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
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
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諫周桓公內寵並后外寵二
政嬖子配適太都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於誅今乱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
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
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国忘亡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
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1846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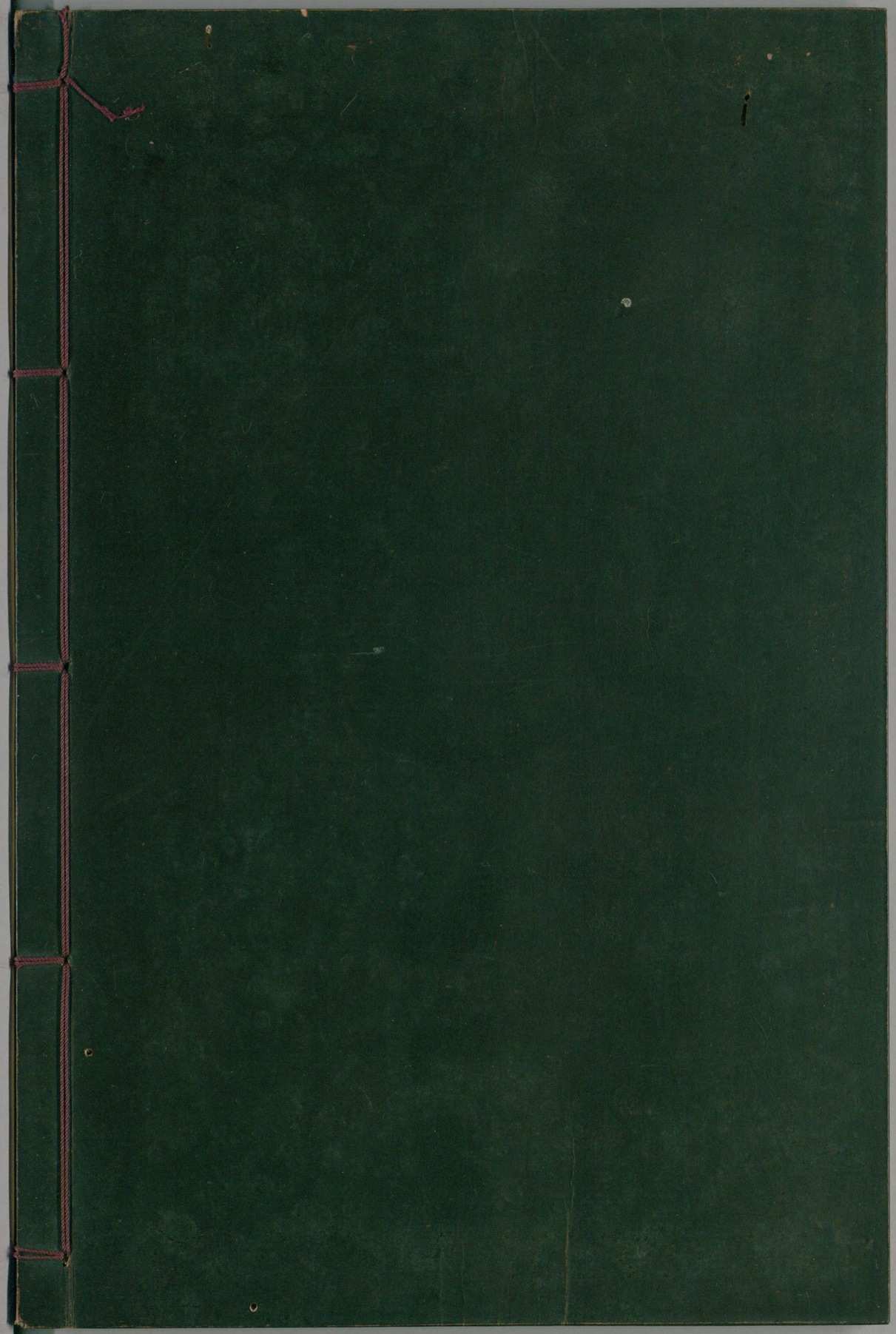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